



昨天是西方的母亲节,虽然是个“洋节”,但是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将它作为一个感念母爱的节日。然而,在城市化急速迈进的当下中国,当“打工妈妈”、“留守母亲”、“老漂一族”规模不断扩大时,提及母爱,一些中国母亲对于孩子的无私情感中,还夹杂着些许无奈。

城市化中的中国式母爱:

漂泊中的“两地之难”

打工妈妈的“惭愧”:母爱,只能是往家寄钱

每天早上,范萍都会在儿子的歌声中起床,开始一天的工作——而其实,这只是两年前的母亲节,儿子参加学校文艺演出时的一段录音。因为在外打工,常年和儿子分离的范萍将这段歌声设成手机闹铃。

“每天听着儿子的歌声,既高兴也惭愧,孩子长这么大,从我这里得到的爱太少。”范萍说,最近几年的母亲节,儿子都被老师安排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,但是台下的观众,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妈妈。

8年前,范萍和丈夫从皖北农村到西安打工,当时只有4岁的儿子跟随爷爷奶奶度过了整个小学时代。范萍说,“每年最多回家两次,8年加起来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没多少天,我们这样的哪有资格过母亲节。”

范萍常常这样自责作为母亲的歉疚,但是,为了让儿子可以在县城的好学校读书,范萍的艰辛从未跟孩子提过。8年来,她干过餐厅服务员、保洁员、送奶工,为了多赚钱,身材瘦弱的她

甚至还跟随丈夫干过半年“风雨无阻”的快递员。

在现在的城市中,我们身边有多少像范萍这样远离子女的“打工妈妈”,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。但是,在留守儿童已超6000万的中国,他们的规模庞大亦可粗略估计。为了生活,父母背井离乡,孩子远离双亲,无论是在外奔波的母亲,还是在家留守的孩子,母爱对于他们来说,更多是苦楚的孤独和牵挂。

“每次跟儿子打电话,孩子说

的最多的不是要什么东西,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”在外奔波多年,范萍说,自己的愿望就是儿子能跟着自己在城市读书,但是,无论是费用还是资格,这对于她来说都“始终没有能力”。

今年,范萍的儿子已升入初中。在范萍眼里,这意味着自己需要更加努力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。“对于我们来说,母爱的表达方式只能是平时省吃俭用,往家多寄点钱,希望孩子大了能够理解这些。”范萍说。

从留守到老漂:暮年母爱的“两地之难”

同样是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,在人口迁徙的城市化大潮中,除了有范萍这样承受漂泊之苦的年轻母亲,还有一群老人,在步入暮年之际再次选择漂泊。

在今年母亲节前夕,一则“母亲连续4年早起为女儿排队等车”的新闻引发社会讨论。为了让住在河北燕郊的女儿,在赶赴北京上班的公交车上有座位,这位来自外地的母亲,连续4年早起帮女儿排队候车。

其实,在如今的中国城市中,这样的母亲并不少见。这些老人

或为了照顾在城市奔波的孩子,或因为被子女接到城里抱孙子,从家乡“漂”到城市,有人将他们称为“老漂族”。

来自安徽宿州的李秀英已在北京“老漂”了两年,两年前,李秀英的外孙彤彤出生,因为亲家还未退休且身体不好,她就别无选择地担负起照顾外孙的重任。

来北京之前,虽然心底不愿远离家乡,但是,从子女在外工作就饱受“空巢”孤独的李秀英,还是认为在北京“三代团聚”已是自己的天伦之乐。

但是,从留守老人变成老漂一族,进京为孩子“奉献余热”的李秀英渐渐发现,因为城乡差异、生活习惯、语言障碍、甚至异地就医的困难,自己在享受天伦的同时,还承受着离乡的孤独和异地的不便。

“除了看孙子就是忙家务,这里邻里间互不认识,孩子上班走了,在家连个聊天的人也没有。”李秀英说,最想家的时候,甚至盼着小区出现一辆家乡牌照的车,“那或许能找到可以说话的人”。

为了不让母亲太辛苦,李秀英

的女儿女婿曾提出雇保姆,但是这被李秀英坚决反对。“自己还能抱得动孙子,当妈的怎么能看着孩子花冤枉钱。”李秀英说,为孩子分担,当妈的责无旁贷。

难忍“老漂”状态,又不想让孩子为难,年近六旬的李秀英最终和女儿女婿商定一个妥协方案:夏秋季节,李秀英带孩子回老家照看,待北方供暖之后,李秀英则带着外孙进京过冬。

步入暮年,如今,李秀英作为母亲的“责无旁贷”还在两地奔波中继续。

打工、留守、老漂:漂泊的母爱何处安放?

每年母亲节的时候,无论是商家摆出的康乃馨还是亲友发来的祝福短信,都在挑动着这个社会“孝”的神经,提醒着人们要懂得面对“生与养”的感恩。

在母亲节前夕,国际儿童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5月6日发布了年度《世界母亲状况报告》,在涵盖了178个国家的“母亲境遇指数”排名中,中国排在第61位。虽然,中国的排名已经较2013年上升7位,但是“中国母亲不好当”还是在互联网上引起共鸣。社会竞争加剧、育儿成本陡

增、子女教育压力,这些往往被视作导致“中国母亲难当”的传统因素。但是,城市化的进程中,像范萍和李秀英这样,与子女分离的“两地之难”,正成为中国母亲实际面临的新负担。

当前,中国流动人口高达2.3亿,空巢老人数量突破1亿,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。在这些数字的背后,中国人对于母爱的诠释中,还多了打工妈妈的“愧疚”,留守儿童的思念、空巢母亲的牵挂,以及老漂妈妈的奔波。在这个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时代中,

中国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正在实际支付着社会转型的成本。

“可怜天下父母心,在以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,中国人对母亲和母爱有着更深的理解。但是,城市化的人口流动让家庭结构碎片化,难得团圆的中国家庭中,母爱的‘无私’中掺杂着相隔两地的‘无奈’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奎向中新网记者表示。

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,但是,这些漂泊的母爱也需要社会的慰藉。夏学奎也表示,

降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门槛,解决老漂一族异地就医的难处,设计更合理的假期以让家庭团聚的机会更多一些,这点点滴滴都是社会可以提供的制度帮助。

“更为实际的帮助还包括,居民社区对于这些打工妈妈、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、老漂一族的关心和照顾,让她们在远离子女或者背井离乡的时候,还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”夏学奎说。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(据中国青年报)